



08054

仁山集五卷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仁山集五卷

重刻金仁山先生文集序

金華藕塘金太學孔時仁山先生十八世孫也平日收錄先生遺書若大學疏義論孟攷證既梓而布之矣又有文集四卷屬予較訂予爲之次其編帖政其訛誤與其錯簡重出而更定之蓋將以次授梓噫金氏之子孫多矣而孔時獨能如此真不愧仁山賢裔矣先生文稿凡四種聚而散散而復聚者凡數次其初輯而付之其家者門人許白雲先生柳文肅公也其次購而藏之者吳禮部也又其次之萃散補遺而

序

一  
退補齋  
藏板

傳之者東湖董道卿先生也今於東湖原本之外搜補遺脫而彙集之者蘭谿章藜照也諸先生於仁山非後裔也重其文惟恐失之若家寶然凡以性命之傳一脉相貫不膠而合劈之不開視其人如親授受於一堂視其文如出之己所欲言其護而惜之若手足之護頭目噫觀諸先生如此况爲仁山之子孫者乎仁山先生於彌留之際他事無所囑惓惓以遺文爲念則凡爲子孫者崇其祠厚其饗不如傳其文爲繼志之大噫若孔時者真可謂能繼志矣先生之德

行諸先進道之詳且盡無待復贅而予居然敘于首  
簡非爲先生序序孔時也且非但序孔時凡欲爲五  
賢之子孫者皆如孔時又非但五賢子孫更有望於  
妾中之後學有能如吳禮部董東湖者各出其賞力  
使五先生之文燦然盡見於一世是則私心所重望  
也一國之人才猶黍苗也先賢之緒言猶和風甘雨  
也和風甘雨作于上則黍苗勃然興起鐘鏞笙管雜  
奏並作則必有起舞而登場者予老且朽尙拭目俟  
之

序

二

退補齋  
藏板

皆雍正辛亥歲孟春東陽後學王崇炳撰

仁山集序

宋儒多言性命之學故兼通經史者恒不多觀其或湛深經史又好為放言高論妄逞私臆與古聖賢相刺謬則其學不純而其散見於文者卒不免後人之訾議余讀仁山先生集而有異

仁山集序

退補齋  
藏板

焉先生幼慧父兄授之讀即能記誦比長深慕濂洛之傳益自策勵事同郡王文憲公文憲好高務異先生從之而一軌於正且私淞何北山所造益邃當宋末兵戈四起攜眷隱萬山中往來饗殮不繼抱一編以自娛絕意進取元德祐初詔

起為史館編校辭弗就會襄樊被圍上牽  
制擣虛之策不戰而圍解且倣海島之難  
易遠近舟舶所經歷如繪非章句之儒  
所能道其隻字其著錄者經有大學疏  
義論孟考證尚書表注等書史有通鑑  
前編皆寄栖巖阿時著深足以見聖賢

仁山集序

二

退補齋  
藏板

之心而大足以揭帝王之要蓋不徒以  
追逐風月怡情嘯咏為畢生能事已  
也嗚呼先生恬退之風可以法矣按我  
朝四庫書目先生集六卷是編雍正朝  
先生十八世孫律重刻於家首序者東陽  
王崇炳依明宏治間董道卿大令所編文

三卷詩一卷附錄一卷末附柳文肅所撰  
行狀文肅先生高弟子祇云雜詩文若  
千卷而卷數莫考均非曩日全書余復  
重鈔之俾讀是集者知先生經史之學  
具有根柢非空談性命者可等論而齊  
觀也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春三月永

仁山集序

三

退補齋  
藏板

康胡鳳丹月樵甫敘



重鈔之於館及集各處大書局之學  
不卷而卷總莫若此非曩日全書余則  
行狀文肅先生高弟子祇云雜詩文若  
二卷詩一卷附錄一卷末附柳文肅所撰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目次

卷一

序

通鑑前編序

通鑑前編後序

尙書表注序

送三蘇君序

紫岩于先生詩集序

玉華葉氏譜序

目錄

退補齋  
藏板

文

祭北山先生文

再奠北山先生文

祭魯齋先生文

又率諸生祭魯齋先生文

奉檄黃告魯齋文

告魯齋先生謚文

祭何南坡文

奠王敬岩文



祭王立齋先生文

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

同汪功父祭康保則

祭葉養志祖母文

論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三監論

郊絲論

殷人立弟辯

目錄

西伯戡黎辯

一一

退補齋藏板

微子不奔周辯

伯益辯

卷二 孟余公宗諫論

講義

復其見天地之心

孟子性命章解義

四岳舉鯀治水帝用之戒曰欽哉

命鯀子禹治水立圭告其成功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太康尸位黎民咸貳補宋補秦補又鼓人燔干

王隨先王滅寒氏能帥禹興夏道人曹特曹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

文王演易于羨里補西公千載登受

魯侯弟潰弑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昭王壬寅

十四年

自衛巫監謗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

與畔襲王王出奔于瑗厲王己未三十七年

目錄

三

退補齋藏板

周衰自宣王始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許穆侯卒于師楚屈完

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王使宰孔致胙于齊桓公下拜登受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平王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

伯界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

孔子如蔡

九鼎震

威烈王二十三年

議

文廟祭議

為師弔服加麻議

卷三

傳

深衣小傳

外傳

從曾祖曰九府君小傳

書

答葉敬之書

說

答趙知縣百里千乘說

自號次農說

行狀

亡兄桐陽仲子與瞻甫行狀

跋

目錄

四

退補齋藏板

書浮屠可立蘆荀齋記後

魯齋先生文集目後題

題潘默成君子三戒文磨鏡帖後

書鄭北山帖後 代魯齋先生

辭

和蘇金華歸去來辭以送之

箴

越州箴 上浙帥王敬岩

銘

篆銘經籍 目錄

篆老母扇

銘扇

周平之印銘 去來籍以送之

書行父弟所得銅爵臺硯銘

贊

贊

紀顏自贊

潘默成先生文集敘贊

操

五  
退補齋  
藏板

廣箕子操

卷四

詩

壽北山何先生

壽魯齋王先生七十

鄭北山之元孫扁其樓王適莊為書北山之英

四字求跋為作詩

送金簿解官歸天台五首

遊三峯山紀事

目錄

六

退補齋藏板

遠遊篇壽立齋

題釣臺

龍井

題城南塔院

登嚴州北高峯

輓北山于何子三首

九月初永嘉蘇太古同遊金華洞夜宿鹿田寺

用杜陵山館詩韻以贈

苦熱和徐山甫韻

和王希夷廬陵觀梅

唐丈命玉澗僧畫金華三洞爲圖幃壽唐母玉

澗有詩約和韻

代張起岩和清塘詩

奉和魯齋先生涵古齋詩二首

和王妙虛道士

裝解卷魯齋先生置酒出詩就坐占和

代簡汪名卿

和陳復之韻

目錄

七

退補齋藏板

奉復魯齋先生上蔡書院圖詩二首

賀王希夷兄生子

都下會晤姚學林作詩奉勉

後數日姚學林言別用前韻奉送

三月十六日爲某初度十九日又趙寅仲誕辰

時俱在歲寒王先生皆爲之設湯餅寅仲欲

往三衢雷雨大作諸兄留行置酒爲壽作詩

以賀

王子可欲壽趙寅仲思誠出賞崑閩統潤五字

令賦詩

送蘇金華辭官歸來

九日書懷

立齋靜佳樓和王吉州韻

和徐山甫初秋韻

七月三日和徐山甫喜雨

題王立齋矩軒記後

釋弟

棲真紀勝贈立公二首

目錄

八

退補齋藏板

壽徐山甫

壽張蘭坡

輓王易岩

輓劉南坡

輓徐君士二首

輓連塘吳孺人

題功夫所藏畫卷

術士求詩

術士求書往橫山復贈以詩

遊赤松口占

作深衣小傳王希夷有絕句索和韻

題青岡時兄友山樓

泛免口占

都城留別諸友二首

卽事

咸淳夏五求王先生墨戲梅竹二首履祥僭躐  
無狀輒以梅竹有請於先生撰杖之餘比於  
運澤遊戲所到無非儀刑願先生之教之也

目錄

九

退補齋  
藏板

小詩二闕敢告謁者伏希尊譽

梅雨書懷併唁汪功父

徐山甫夜話有詩言別次韻

用韻贈別諸友

用韻贈小張兄新娶

客嚴陵贈星史

東津招二族兄同遊高峯

東津旅中招友同遊高峯

遊下靈洞



上靈洞棲真寺聽琴贈立公  
奠何先生畢與諸友遊北山

洞山十咏有序

卷五

附錄諸門人行狀輓詩

爲師議服

傳道白雲

仁山遺筆

挽金散翁

目錄

十

退補齋藏板

許白雲書仁山先生集後

上劉約齋書

又上約齋啓

輓詩二首

唐良瑞濂洛風雅序

吳師道請入鄉賢祠祀先生文移

奉安仁山先生神位詩二首

董遵仁山書院記

章贊金仁山先生傳略

徐袍金仁山先生年譜序

宋徵士仁山先生言行錄序

董遵奉章廷式先生書

徐用檢仁山先生文集序

章品題仁山先生文集後

董遵題仁山先生文集目後

仁山先生故宅

仁山先生祠

仁山先生墓

仁山書堂

講道齋芳

書綵衣堂

重樂精舍

行狀

目錄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行狀

徐用檢仁山先生文集序

董遵奉章廷式先生書

宋徵士仁山先生言行錄序

徐袍金仁山先生年譜序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一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通鑑前編序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于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于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

卷一 仁山文集

一

退補齋藏板

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厯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于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歷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之以事顧胡過于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史子傳紀附之以經翼之以諸家之論且攷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盡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於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

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于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景定甲子正月丁丑朔序

通鑑前編後序

右通鑑前編起帝堯元載甲辰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凡千九百五十年通爲十八卷二帝三王之事粗見首尾大抵出于尙書諸經者爲可考信其出于子史雜書者不失之誕妄則失之淺陋蓋其智不

卷一 仁山文集

二

退補齋藏板

足以知聖人而流俗傳聞其高者旣以聖人絕世拔出而大道必絕出于事物常情之表故其說失之誕妄其下者則又以世俗之腹量聖人之心故其說又失之淺陋惟尙書之僅存者于今爲帝王全書劉道原外紀之作尙書不入雖曰遵經避聖然帝王之事捨尙書則諸家真稗官小說之流耳今不敢從外紀之例而從胡氏大紀之例焉顧尙書一經諸儒解者雖已精詳但似未嘗潛泳反覆以推篇章之全意而句解字釋意或不屬履祥因爲之注釋章旨隨意所

到雖不能詳然聖經之篇章與聖人之體用似或得之至于子史雜書之不棄者則以古今共傳不可盡廢帝王世遠談者日稀禮失求諸野此猶不愈于野乎故存其近似削其誕淺或加之辨釋焉但惟此編本名表年惟當于書史上闕之外表著其年而附證於章後爾既編年表例須表題或嫌于春秋綱目之例然所用者既史記年表之法而所表題又書經本語之文雖間或增損君子監其非僭可也周平王以後春秋自有全書但左氏收拾國史以翼經事於隱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公之篇多誤于莊公之篇多缺其間亦多有所遺如楚隨所以爭起于請芻管仲所以伯本于內政皆略不書甚而孔子出處述作亦俱不書焉以其書主于解經而其事或具于外傳諸史秦誓之作在于封穀尸之後傳既不及而書序又謬其時衛輒父子爭國天子自楚反陳久之至衛明年卽反魯而記者多謂夫子久于在衛履祥所編欲止平王而諸若此類不可不辨獲麟以後事多亡逸欲備古今以接通鑑則于春秋所不能避亦不敢盡入也春秋一書固聖人

晚年哀痛之意然孔子周遊無位典冊不備未必盡得周史因見宗魯一國之策多違舊章就加筆削以示大法其餘多因舊史不盡改也則其歲月名號改以從周末必謬聖人之意况又自有皇極經世之例遂併論次以接通鑑焉嗚呼苟悅漢紀申監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泣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履祥末學非公比而其生不辰罹此百憂其所以拳拳綴輯者特不爲憂悴廢業耳覆醬甑固可知也劉道原外紀後序傷于廢疾愚嘗三復其辭而深悲之孰知吾之所悲又有大于道原者耶幸而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于千載之下者區區此編之所望也時上章執徐之歲冬至後序

尙書表注序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

卷一

仁山文集

四

退補齋藏板

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  
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  
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  
此書所以未易讀也蓋自周衰而帝王之典籍不存  
學校之教習俱廢夫子觀周歷聘諸國歸而定書焉  
以詔後世不幸而燼于秦火于楚鉗于斯何偶語挾  
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子之壁藏復露  
伏出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  
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夫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

卷一 仁山文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  
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澁  
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文各不同不幸古  
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  
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尙書不幸而  
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始備至  
蕭梁始行北方至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  
孔穎達諸儒焉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  
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最久其間豈無傳述附會

所以大序文體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  
謬經文而上誣孔子前漢傳授師說不爲訓解後漢  
始爲訓解而謂訓傳盡出安國之手唐儒曲暢注說  
無所辨正至開元間則一用今世文字改易古文至  
後唐長興間則命國子監板行五經而孟蜀又勒諸  
石後之學者守漢儒之崑門開元之俗字長興之板  
木果以爲帝王一字不可刊之典乎幸而天開斯文  
周程張朱相望繼作雖訓傳未備而義理大明聖賢  
之心傳可窺帝王之作用易見朱子傳注諸經略備

卷一 七山文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  
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但書成於朱子  
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爾履祥繙閱諸家之  
說章解句釋蓋亦有年一日擺脫眾說獨抱遺經伏  
讀玩味則見其節次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  
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  
旨與夫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  
闕之外以授子姓間以視朋從之士雖爲疎略然苟  
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



者好古博雅之君子若或見之赦其僭補其缺辨其疑則亦此書之幸也所願竊有請焉

### 送三蘇君序

愚翁先生蘇公來官金華其三秀從焉長曰太古仲曰佩章季曰會心皆所以號也餘一再朞愚翁先生賦歸來之歌解印綬而去三子者從之東歸古語曰富貴者送人以財君子送人以言愚非君子而三君子雅相好也不可無言以別其爲詩歌乎子貢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然則愚于三君子宜何歌也而古

### 卷一 七山文集

七

退補齋藏板

之音希矣傳於世者惟康衢之詩唐士大夫以爲古詩也寥寥乎不可作也商周之詩毛氏識之其亦古矣乎故愚于太古之歸也爲之歌古佩章西門子之事也西門子魏之賢人也初曰魏而晉其詩列於國風雅亡而春秋作歷春秋之世風未亡也自晉而魏至文侯之世風幾于亡而吾樂猶存則魏之風其猶未洩歟故吾于佩章之歸也爲之歌魏會心晉語也晉之詩自建安以來皆五言之體也雅尙清虛風流自賞是其晉風也歟而不可以爲勸故吾于會心之

歸也爲之歌晉

古詩曰古道之直斯今斯曲斯有君子兮曰予復斯  
古風之淳斯今斯離斯有君子兮曰予維斯古書之  
簡斯今斯煩斯有君子兮曰予還斯曰夏曰虞又曰  
古初曰唐曰黃又曰鴻荒是尙友古之人兮曰是能  
古吾之今兮適子之館摻執子之駟兮曰毋以吾古  
東道征兮

魏詩曰璆璆佩瑜可以知仁鏘鏘璫玫可以知文瑀  
也爲矩衡也爲平有玦斯胖可以知分有劍斯直可

卷一 仁山文集

八

退補齋  
藏板

以思眞絃取其直蘭取其馨宛宛之章亦以繼佩爲  
柔爲緩匪急之悔垂之結之君子服之君子提提毋  
然脂韋敢以爲告匪以爲讖

晉詩曰日暮脂名車明發邁長道朝旦出東門落景  
憩郊藪行行歸永嘉采采斑衣好永嘉勝遊多晉代  
人物眇中有會心人爽氣今所少人心自虛明萬理  
咸中湊窮遠有會通一本萬殊有風流非所尙塵想  
祇自垢長歌臨回颺采非忘予陋

紫岩于先生詩集序

金華東州佳山蓋南條朝源山也而靈洞又金華垂  
盡處韓昌黎謂凡清淑之氣盛而不過者則蜿蜒扶  
輿磅礴鬱積必有魁奇才德之民生其間夫南條自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而衡之南又自連延東趨者爲  
括蒼由衢嶺歷大庾至昭武而北趨爲漁梁嶺又自  
漁梁以北趨者爲括嶺由衢婺望之南山也自括嶺  
轉而北趨捲東陽江諸源又轉而西峙是爲金華之  
山陰陽者流所謂朝源顧祖者清淑之氣鍾爲三洞  
古今多賢輩出于其陽其山西界激江而止將止未

卷一

仁山文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止之間而爲洞者有三焉所謂靈洞是也靈洞之石  
玲瓏清瑩深不可測山榮而林秀石竇雲根之奇不  
可爲數清淑之氣可掬也是爲神仙之宅名勝高人  
多好遊焉乃若瑰奇之民數千百年以來未聞其間  
豈能皆隱君子世不得而聞耶或謂生才不于山之  
中而于山之外其信然耶不然何久秘而不發也近  
三十年來始得之則于君介翁父子祖孫家焉而介  
翁又以其魁岸奇偉之氣發爲清麗溫雅之詩豈非  
昌黎公所謂魁奇者耶而吾今見之也然鬱之久其

發之必宏介翁之詩固非止此抑其所以泄山川之  
藏者又必有大于詩者矣介翁其益勉之

玉華葉氏譜序

嘗謂國者家之推以國則有志以家則有譜惟國之  
所據也勝所積也厚則其所產必多偉人所書必多  
令績志可以稱良於天下後世矣家之所據也勝所  
積也厚則其所產必多孝子慈孫所書必多奇行義  
舉譜可以稱良於一家後世矣是故周之后稷務畊  
桑文武先鰥寡積之厚也及卜瀍澗東洛澗西則所

卷一

仁山文集

十

退補齋  
藏板

據者勝矣祖孫相繼爲聖君賢相偉人之多也歷年  
八百至漢初猶聞弦歌之聲令績之遺也故志之稱  
良于天下後世者惟周爲獨盛至於家勢雖與國懸  
殊其理則一而已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  
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亦自其善之積者言之  
詩曰維嶽降靈勝之據于家也曰生甫及申靈斯鍾  
于人矣曰匡此王國則族由以振至于漢之苟必稱  
朗陵唐之張必稱壽張宋之陳必稱江州者皆本其  
所積之厚而及其所據之勝也吾蘭玉華葉氏其先

壽昌湖岑人湖岑譜所載有諱礬者仕唐爲左僕射礬之後諱彥璠者始自睦遷壽昌之湖岑按此則湖岑之葉蓋始於唐及宋左丞相葉夢得公序括蒼石林譜則曰望以後有諱碩者居壽昌此則自漢而言壽昌指湖岑也葉夢鼎公序霅川烏程譜則曰烏程葉氏之祖自諱尤者以至于儉則得于睦州之譜亦自漢而言所指睦州亦湖岑也獨湖岑譜不及括蒼烏程二族或者唐以前之譜今不傳歟抑別有說歟及載玉華之葉則自彥璠翁以後凡十七世有諱坤者與銅關同折于湖岑之新市贅蘭之玉華僅三閱世卽隴阡陌之存于壽者猶十九焉信斯言也則湖岑之譜舊貫猶可仍也葉子敬之乃欲申而緝之得非以蘭與壽異封壽旣爲大宗則蘭當爲別祖培養灌漑之下業有亢其宗者出焉則湖岑之譜又將由玉華而益有光且相視如途人之嘆庶幾可以少免矣此固敬之心要不失爲所積之厚矧予嘗躡玉華之巔見其脈從閩中發來過仙霞歷三衢以北諸山起真武經紫雲金臺及過排塘突爲慈巖蓄爲衍

卷一

仁山文集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峰特擁爲玉華則巍然激西巨鎮矣居其下者惟敬  
之一家且道峰面其前秀削雲表歌山環其右翕眾  
流而聚之所據之勝雖未可擬古之奧區其在吾鄉  
亦可以稱不凡矣且敬之承世家之後能自抑降冀  
窮濂洛之源不鄙區區每從而問津焉志之卓也凡  
鄉里中惠有可博者必傾囊以爲之行之懿也猶之  
爲所積之厚孟子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此  
則自胙土者言之敬之有家者也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夫慶至于有餘山木之勝又從而萃聚之則

卷一 仁山文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斯譜之紀載將來爲敬之發潛德之光衍不替之慶  
者豈特爲湖岑增同姓之國與石林烏程同其盛而  
已耶譜旣成欲得子言以敘諸首子與敬之不惟長  
先一日且里居相接又連姻婭于分義皆不可辭旣  
樂承之矣及按宋史歐陽永叔江西廬陵人也乃考  
崇公卒葬里之瀧岡旣貴遷穎先正短其自居穎後  
再無一言及于瀧岡之松楸湖岑敬之之廬陵也壽  
之諸先隴敬之之瀧岡也永叔其他可取法者固種  
種此則當爲永叔諱者敬之其念諸

祭北山先生文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丁亥門人金履祥偕張必大金麟童偕余澤童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先師北山先生故國史殿講觀使何公之靈嗚呼先生問學得聖賢之正傳存歿關世道之隆污是惟知德者足以知此而眾人將謂吾言之爲迂夫自堯舜以至孔曾思孟又千五六百年而後有程朱前者曰以是傳之後者曰得其傳焉不知所傳者何事歟蓋一理散于事物之間俱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藏板

真實而非虛事事物物莫不各有恰好之處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先生蓋灼見於此故廣採精擇以求而篤信恪守以居著于語默出處之義而粹於踐履之實存養之腴又問嘗指此以示門人也此其傳授之符乎然自朱子之夢奠以及勉齋之既殂口傳耳受者或浸差其精蘊而好名假實者又務外以多誣惟先生纂師言以發揮剔眾說之繁蕪以爲朱子之言備矣學之者惟真實之心地與刻苦之工夫能此者雖不及吾門可也又何有開門而授徒眾

方決性命以干進世滔滔皆利欲之途然而廣廈細  
氈之召先生猶不受也而况爵祿之區區蓋聞其教  
者有以知爲學之非外而聞其風者足以廉天下之  
貪愚此先生之有闕於世道也何一朝而已夫昔先  
生之論世每懇切以嗟吁雖病老於山林與斯世其  
若疎隱然王府之有鈞石而歸然隆冬之有後枯今  
也先生之終甚矣吾道之衰矣竟世道以何如雖朋  
從之有傳奈晨星其益孤嗚呼哀哉履祥等獲供洒  
掃之役迭陪文席之隅意謙謙其和可卽語悃悃其

卷一

仁山文集

古

退補齋  
藏板

盡無餘顧資識之弗強又探討之不効蓋悠悠然恃  
有先生在也今一朝而失之始咨嗟慟哭悔昔日求  
教之疎抑恰好之妙旨與真實刻苦之訓暮言猶在  
耳其敢忘諸惟玩索而不舍益服行以弗渝尙有以  
繼先生之志而讀盡聖賢之書紛經帶以皇皇漚雞  
絮以渠渠惟昭明之未遐猶愀然其監予嗚呼哀哉  
尙饗

再奠北山先生文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十有一月朔越二十有六日



門人金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祖道之奠昭告于先師  
北山先生何子曰嗚呼先生道德之隆孰能形容已  
有魯翁昔我侑奠能言一二今此祖行祇言微意念  
昔  
多歧中師魯翁指我宗師甲寅季秋時  
始受學截斷爲人一語夢覺謂古聖賢一敬畏心曾  
子終身臨淵履冰然所敬畏匪拘匪懼常以爲重則  
罔或越謂凡事物用各不同曷云萬殊一理所通蓋  
凡事物有恰好處萬殊一本維此之故謂昔程子上  
蔡初來曰此可望展拓得開予亦謂子於此可進難

卷一 仁山文集

五

退補齋藏板

乎有常戒爾所病出入師門餘十五年受教雖多媿  
負師言閒關悠悠緒業未卒今喪夫子嗟悔何及比  
歲卜居求義所安先生曰然大書仁山先生旣沒我  
始成室揭揭庭顏依依典則北山之南先生所盤南  
山之北先生所寧伏哭柩前訣此一奠哀我斯文曷  
以報稱等恰好處存敬畏心終期展拓不辱師門嗚  
呼哀哉尙饗

祭魯齋先生文

維咸淳十年歲在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

門人金履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先師魯齋先生堂長聘君王公之靈曰文運重明鼎盛乾淳集厥大成越維考亭考亭之亡道散四方鼇峰之傳北山之陽猗歟先生世際淵源考亭上有一二徧參卒於北山師資就正有的其傳立志居敬方其少年英邁無前議取秦關俯視中原及旣聞道悉斂豪英克己似顏弘毅似曾攻堅鉤深高視旁通卽事卽物無理不窮論定諸經決訛放淫辨析羣言折衷聖人究其分殊萬變俱融會諸理一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

卷一 仁山文集

六

退補齋  
藏本

所不具度其大用隨其舉措表裏輝映動止準繩山立時行肅然眾人日晶霜潔玉粟金精內明外齊闡門朝廷遇事理夢神運權稱如有用我風飛雷興出其緒餘施諸造成臯比所至鳶魚高深孰是人斯而不用世晚益油然行藏無意廟堂羣賢明揚薦聞元祐訪落伊川弓旌如何昊天不相斯文如何先生乃夢奠楹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有如先生乃隱弗耀嗚呼哀哉履祥登門今二十春轉迷起弱弘徧矯輕進之北山館我歲寒施及其徒鱗次朋升昔我大故貧

不克葬先生凋之復視其壙引義返正師訓有嚴始  
拘謬愆卒踐師言涵養拓充雖未克稱環堵殮蔬罔  
敢越隕勉我力學以大發揮方其卒業遠遊來歸時  
夏請益至已微疾爲我坐言不踰其則謂喜介寧竟  
聞淵冰哀我茲今有問無徵我思儀則儼其如在豈  
聞先生而容有改九二剛中而不見龍我懷先生亦  
哀道窮斯文不磨先生不亡侑奠以辭監我哀恫嗚  
呼哀哉尙饗

又率諸生祭魯齋先生文

卷一 仁山文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維咸淳十年歲次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  
門人金履祥等請以清酌庶羞敬祖奠于先師魯齋  
先生王公之靈曰嗚呼天其以殿斯文之傳也歟而  
吾益有感於世道之變也蓋其稟剛大之氣高明之  
資固一世之偉人寧百年之幾見也方其抱膝長嘯  
熟窺天下之大勢南北之治亂議將因蜀取秦以俯  
拾中原如建瓴之便也惜也而不獲用于寶紹端平  
之旦也及其中年斂邁世之豪慕曾子之貫窮格事  
物會一於萬勇詣旁搜巨細無間意其經世綜物必

雷行而日煥也迨其晚年德成而詣精養至而仁慣  
有不動聲色而措諸事業有潛移而默轉者然慨其  
憂世之心已不勝悠然樂天之分矣雖譽望之日高  
與羣公之交薦于先生了無與焉獨可憐夫倍者之  
尼與忌者之訕也肆今天子之訪落視見大夫而若  
憾之疇咨於公府起先生以講勸而不知翛然長往  
已不疾而夢奠也嗚呼望其人如泰山之巖巖如秋  
霜烈日不可狎玩也讀其書如日月之爲光雷霆之  
爲威如霜風之爲勁也孰爲天地之至寶而終藏深  
山大澤之畔也吁此吾所以深嗟痛哭有感於世道  
之變也歎然自朱黃之日遐屬北山其浸遠歸然靈  
光之獨存耿晨杓其明峻天以爲斯文之殿矣何一  
朝而遽殞邪噫是迨未可以近論也蓋自儒先猶有  
未竟之言而近年沒有不一之見先生執明睿之高  
標以義理而剛斷開圖書之妙機辨風雅之淫竄析  
羣言之糾紛分諸書之經傳信大業之規模駭里耳  
之聞聽聖賢復起不易吾言又安知其非天之所建  
也嗚呼遠矣始自某之登門繼率朋從而旅見涵歲

卷一

仁山文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寒之清幽耳濡目浹之觀感蓋均蒙追琢之盛心亦俱恨卒業之猶欠也今也先生不可復見矣曾日月之幾何又靈車之將發也茲諸生之畢來敬祖庭以侑奠非敢獨哭其私而於世道斯文爲是慟哭而永嘆也悠悠斯世知德鮮矣惟神魄之陟格尙回翔其一監也嗚呼哀哉尙饗

奉焚黃告魯齋文

維德祐元年七月庚午朔越十日戊子門人金履祥等敢昭告於先師魯齋先生特贈承事王公之靈朝

卷一 仁山文集

九

退補齋藏板

廷以外患孔棘叛降接踵棄君親而遁者雖宰執侍從自負崛強或不免焉是謂正學之故思得先生剛明正大之賢挽回世道而不可復作是用追贈京秩以寓求賢不及之意使聞風者莫不興起也節惠異數次第舉矣諸公以某逮事先生俾奉燎黃致告几筵先生不亡其體朝廷所爲表章風厲之意尙歆受之謹告

告魯齋先生謚文

維歲次己丑十月辛亥門人金履祥等敢昭告于故

贈承事魯齋先生文憲王公竊惟先王之制生有爵以攄其德歿有謚以表其行是皆命于天子而太史定其賜小史讀其誄幼而不誄長賤而不得誄貴諸侯不得私相爲謚至春秋之世則國自謚矣然卿大夫之謚猶命于其國之君若夫生不能用死而誄之子貢猶譏其非禮下至漢晉隋唐德或不見用爵或不稱德于是清議在下而朋友門人始私謚其師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德曜之倫是也橫渠子張子之喪關中學者欲以明誠中子謚之而溫公以爲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藏板

非古然則上遵朝廷已定之命而下伸門人清議之公此豈非古今之通義而禮意之兼得者乎伏惟先生稟剛明高大之操躬格致服行之學真傳的緒高視旁通其功力宏拓足以濟世綜物其著述規爲足以解琴立度雖道足經綸而遠厭進取雖名播縉紳而安老陋巷咸滄癸酉侍從有列薦之章迨至甲戌先朝有特詔之義先生固未必起也而適不幸以卒朝野惜之于是國子祭酒楊公文仲等列請于朝乞謚北山何先生追贈先生仍乞一體賜謚公朝敷奏

特贈承事郎仍同賜謚事下太常以一德一心踐行不爽謚北山曰定以廣聞多能行善可記謚先生曰憲事上得可以劄付其家照應矣然北山生有累命之爵故謚告卽下先生歿有始贈之命誥贈先下又以一字之謚乃七先生節一之例而文公師生上自羅李下迨黃陳例從二謚上悉連文所以明一原盡眾美也故再加北山曰文定已形告詞再加先生曰文憲將頒後命而警告日急大勢阨危禮文之事未遑變故之來已極自爾以後十餘年故舊凋零生徒散佚大懼某等一旦淪胥上未能竟先朝之再命下無以表清議之同尊鬱而弗彰無補世道夫以先生盛德追崇之禮異世同符固非有待然近代門人私謚其師初非有待于請也况有前朝之遺命乎謹依省劄謚憲之明文述朝旨加文之餘意敬謚先生曰文憲改題墓道之碑式昭崇德允終節惠興起方來永遠無斁惟先生之神尙歆受之敢告

祭何南坡文

北山先生之兄

維咸清五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丁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亥後學金履祥借張必大童借金麟余澤童俱等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漕元居士南坡何公之靈  
嗚呼考亭洙泗勉齋曾顏公與叔子俱親其傳始侍  
官遊臨川之澣父師同寅伯仲步武終焉退老盤溪  
之濱頎頎兩公翼翼典型勉齋遺言被於後進實公  
始傳叔子訂定公舉計臺卒隱邱林叔子特詔亦辭  
執經叔子云亡公乃慟悶曾是信宿相繼而殞孰無  
兄弟惟公怡怡孰無生死惟公同歸師學匪殊墳篋  
一律清風不孤夷齊雙骨裴我北山道脈攸傳有公  
與兄允爲二難我登師門並獲趨拜教語溫良重重  
燕賚昔登公門乃玉乃金今登公堂有聯銘旌令德  
壽終於公奚憾儀型俱隔茲之永嘆奉醴以奠寫哀  
以辭不亡者存其尙監茲嗚呼哀哉尙饗

奠王敬岩文

維咸淳五年歲在己巳七月乙巳朔越二十日甲子  
里學生金履祥謹以香燭湯茶之奠昭告於宋故都  
運觀使敷文卿侍敬岩先生王公之靈曰昔在季宗  
相維魯公於時朱子亦在外庸書疏所通直辭正誼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譬諸春秋責賢者備世莫此知曰盾曰矛數十年來  
公議悠悠惟敬岩公秉資超卓魯公之孫朱子之學  
兩公之門於是始通兩公之心至此昭融公在薦紳  
力行所學凜凜直清蹇蹇諤諤越在外服麾節煌煌  
所至政聲明敏剛方嚴陵之政士信民服江東之政  
家尸戶祝終其愈偉不畏于強匪狐匪鼠孰敢予抗  
風坡畏途天日有赫詔公辭行佚公祠秩風木未盡  
壑舟已移如何不淑而止於斯今茲之年名賢多墜  
豈歲龍蛇抑邦珍瘁我從魯齋遂交思誠實推實引  
以登公門一見而異再見而器屢見益奇誨語諄至  
公實知我我豈敢求匪勢匪利淡以綢繆中更糾紛  
遂疎左右豈不懷公畏我罪疚今公之薨永隔儀刑  
感公之知懷不能瘖哭公以辭匪有雞絮哭公匪私  
亦世之故嗚呼哀哉尙饗

祭王立齋先生文

維咸淳三年十月甲寅朔越十七日後學金履祥謹  
以清酌時羞之奠敢昭告于有宋善士立齋先生王  
公之靈嗚呼大學重關誠意爲要過此則人不然則

盜尤惟吾邦濟濟宗師公在其間是友是資純直不  
疵其生也誠惟實剛方伊學之正少始就博覽羣  
書如誦己言如駕輕車長爲文章高邁流俗不屑舉  
子亦遯世祿溫潤古雅詩人之風非楚而楚詞韻春  
容間爲詩歌驅馳晉魏詣理之言騷選所媿自處以  
介忠爲人謀父兄朋友交挾以遊在廷在外吳越荆  
楚南閩北江慨今弔古自得無欲故能囁囁抑豈好  
遊國家之憂昔在淵明宰輔之世雖仕不顯始終無  
貳公之家世與國同休苟利社稷豈問顯幽遨遊其

卷一

仁山文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間議論所及忠君利民濟時之急旣盡其實則避其  
名實則在己名則在人凡此所述文學德操皆公之  
庸人已難到惟其此心不媿屋漏隱所獨爲顯可人  
告言行相顧表裏無殊心廣體胖誠意之符聖賢此  
關亦旣越止天假之年尙究極止云胡一疾荏苒三  
年右緩左弱不廢討研一朝不寧至此不淑道日已  
孤人如可贖我實徧參名宿儒宗旣友公子是獲遊  
從深衣朝行擁衾夜語不彼不疑靡懷不吐受用之  
要心事之微凡所見聞悉以語之善則與之不善拒

之於諸公間亦或譽之顧我何人而能得此今公之  
終何日忘止賦竹之原思泉在東公其奚憾一誠始  
終前輩煢煢後學貿貿侑奠以辭匪私是悼嗚呼哀  
哉尙饗

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

維咸淳四年歲次戊辰冬十有一月戊申朔越九日  
丙辰曾孫夢章偕孝德孝脩理履祥麟椿攀龍會龍  
登子文友端等敢昭告於顯曾祖考純孝先生八行  
金公曰九府君惟公誠孝純篤感通神明德行昭著  
聲聞朝廷帝用嘉之存恤有旨賢牧對揚表厥宅里  
名之純孝以華其德今九十年流風日長鄉寓之公  
大夫君子考據圖經謂宜通祀翼翼蘭侯是采是咨  
謂爾子孫未幹崇祠斲珉作主侯表其額其傳孰書  
何子所筆頎頎祠祐表表名琮維日迎長立於學宮  
有來瞻者肅然興起惟孝惟忠人心天理曾孫奉奠  
以妥先靈惟公之神尙其鑒臨尙饗

同汪功父祭康保則

嗚呼哀哉元氣化生所受不一長短厥壽何可致詰

卷一

仁山文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人孰無死所痛維殤人孰無殤所係或長矣矣誠求  
三世文獻孰其承之保則一綫煢煢重闈子子偏慈  
孰其奉之保則是依昊天孔仁哀此煢獨存此一脈  
庶幾有屬旣曰存只曷又亡只命之短矣維其傷矣  
維此文獻曷其有續維此重闈曷其有託言念崇墉  
永思其終孰不永嘆矧其朋從維子王子聿念厥義  
矜此外孫欲玉汝器俾我二人更誦所聞式習庶幾  
克慰所承去臆之窮阽危一疾今喜有瘳舊聞來繹  
翼翼孜孜左右進趨再夕不寧而訣亟塗嗚呼哀哉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斯意孤矣斯人已矣具言思之涕其殞矣梓溪之原  
有崇斯阡從爾皇考行矣罔憾追念遊從始終三載  
緘辭一奠愧弗躬酌歿壽不貳生死一原尙其知之  
維以永安嗚呼哀哉

祭葉養志祖母文

維丁酉之歲季冬己未朔前聘士金履祥遣人以雞  
絮之奠昭祭于賢惠南陽葉夫人唐氏之靈告之曰  
若稽安定搜揚令淑上繼彤管爲賢惠錄寅維夫人  
賦性清穆克孝于親作嬪名族相其夫君內和外肅

訓教諸子義方庠塾中更事故轉徙屯遘贊夫以義  
收死贖遷羣從子女既友既閑有教有歸各報其天  
粵自嫠憂再厯艱難儉以足用奉祀周旋卒全其家  
三世名範諸孤森森力學脩踐施及外氏存亡續斷  
迨茲令終終始無玷考卜耐墜塋兆無違諸孤謂予  
書其蓋篆載維諸孤從我廿春來往名門懿範熟聞  
慈順曰惠貞良曰賢慎考前錄敬表幽閒書曰賢惠  
誰云不然忍聞詰朝丹旄有翩逝將勸防虞耐而還  
疾病纏縈風雪續紛緘詞一奠用表微忱嗚呼哀哉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尙饗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史稱黃帝之曾孫譽馨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  
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嶠  
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  
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瀆姓亂序無別已乎  
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於舜  
曰虞舜曰嬪於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  
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

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稷契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于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注者謂虞以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上尙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於書平書稱舜格於文祖卽受終於堯之祖也稱禹受命於神宗卽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卽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堯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祖宗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况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實在位此有虞祭

顯報幕以至瞽瞍之祖考也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嚳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爲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卽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安在非丹朱子在尸位乎况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

三監論

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雖孟子亦認爲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爲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誠疎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略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爲疎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

卷一

仁山文集

五

退補齋藏板

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爲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兩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况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於其國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旣喪成王則尙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己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况武庚實嗾之於是倡爲流言以撼周公旣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畔彼武庚者闚周室之內亂亦固以爲商之天下或者己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旣而三叔與



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眾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眾東至於奄南及於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禦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他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子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  
逋播臣於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  
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  
周道然也故于家曰親親焉于國曰君臣焉象之欲  
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  
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  
叔而可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  
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  
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  
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  
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郊縣論

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不見於經  
傳蓋德不若舜禹矣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  
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  
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  
子孫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章昭之語也舜郊  
馨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歸之舜之子孫固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爲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殷人立弟辯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大紀論曰史公記湯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老弟及非所以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勳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

爲是此以素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尊先王之  
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  
立子矣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  
之君皆不尊先王之制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  
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  
公陽甲記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  
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  
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  
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王明矣不  
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  
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  
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  
壬名此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  
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  
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  
也

本支亂而爭奪起一語可爲後世定冊法

西伯戡黎辯

卷一 仁山文集

語

退補齋  
藏板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文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遂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藏板

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耑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况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于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

歎遂執而囚之而况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峰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兵政於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俊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時紂已阡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不奔周辯

卷一 仁山文集

美

退補齋  
藏板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  
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  
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  
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  
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  
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  
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  
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而孔氏  
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  
面縛銜璧衰經輿襯之說是又傳之訛也夫武王伐  
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  
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  
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  
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  
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卽以處微子而顧首  
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  
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

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  
加兵其頸也旣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  
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經輿櫬  
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  
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  
微子則遜於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  
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  
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以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  
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  
謬已乎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諫比干偶逢紂之怒  
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爲奴如  
漢法髡鉗爲城旦舂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  
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  
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  
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己而顧不死以待之  
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

辯

伯益辯

卷一

仁山文集

美

退補齋  
藏板



伯益卽柏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契之爲高臯之爲咎君牙之爲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繇垂之爲倕繇之爲鮌虺之爲偁紂之爲受罔之爲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史記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秦者也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藏板

秦記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爾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龍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爲伯益則高不得爲契咎繇不得爲臯陶倕不得爲垂繇

不得爲鮫他如仲伋不得爲仲虺紂不得爲受彛不  
得爲罔君雅不得爲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敘  
之謬如此者多不惟敘益爲然也重黎二人而合爲  
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齊人伯  
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於談遷二手  
矣故其乖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翳爲二  
人又以柏翳爲皐陶之子則嬴鄆李三姓無辯矣且  
楚人滅六國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于東趙基于晉  
使柏翳果皐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又  
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隤猷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  
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禹老而薦二百  
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辯

卷一

仁山文集

罕

退諸齋  
藏板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之二

宋金履祥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復其見天地之心

卷二

仁山文集

一

退補齋藏板



復其見天地之心

宋金履祥撰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之二

卷二

仁山文集

二

退補齋藏



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夫復卦一陽在下便見動之端先儒如王弼輩乃解爲動在于地是爲靜見天地之心蓋看卦象不明所以看道理不出大抵才說靜時便是死殺是固亦天地之迹如何見天地之心惟於極靜之中而乃有動之端焉是乃天地之心也然以理而論則靜不足以見天地之

卷一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心而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以人心而論則動不能見天地之心而靜可以見天地之心何則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仁性而終不能見天地之心者蓋其欲動情勝而常失之于動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所存逐物而動則飛揚升降幻質馳驅安能體認義理充養仁心其于天地之心固然莫知也故學者亦須收視反聽澄心定慮然後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見天地之心所以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記仲冬之月

亦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凡此無非說靜之工夫雖曰古人如此凡以養此陽氣之微然古人所以見得道理分明保得仁心全固亦是以此工夫得之故靜之工夫古人以此養陽氣之微學者當以此觀義理之妙則天地之心豈不躍然而可見哉故又嘗謂有天道之復有吾心之復天道之復前所說是也吾心之復則凡善念之動是也蓋四端之心無時不發而就中惻隱之心最先且多此正天地之心在吾心者大抵人雖日營營于人欲之中孰無一綫天理之萌此卽吾心之復也人自不察亦自不充耳所以不察不充正由汨於動而不能靜之故故學者須是于此下耐靜工夫察此一念天理之復充此所復天理之正而敬以持之學以廣之力行以踐之古人求仁之功蓋得諸此然則茂對天時之復以反求吾心之復惟諸君勉之

是知復者特此心之初耳說復之後無以長養之則復者失矣朱子所謂復而不固則屢失屢復者也自天地之有此復也日長日盛進而爲臨又進而爲泰

卷二

仁山文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又進而爲大壯又進而爲夬又進而爲純乾矣人心之有是復也亦必日增日長進而爲臨之大爲泰之通又進而爲大壯之動以及夬之剛決乾之不息而與天合德焉此又復之後工夫也又況凡事莫不有復如此宮旣廢而新則爲學校之復綱常旣晦而明則爲世道之復國家旣危而安則爲國勢之復賢卿師出鎮大邦作興學校崇建明倫堂此學校之復也綱常旣廢而復明國勢帖危而復振在諸君子必有得於復之義而充復之功用者

孟子性命章解義

卷二

仁山文集

五

退補齋藏板

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焉之性是天地之性此固不待言惟二命字難分有命焉之命一節是氣之理命也之命一節是理之氣何以謂氣之理是就氣上說而理亦在其中爲之品節限制何以謂理之氣是就理上說而氣卻在于其中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蓋理氣未始相離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然理則一而氣則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所以在人便有智愚賢否貴賤貧富之

異而理固無一而不在焉此皆所謂命也但命也之命自其清濁厚薄者言之則全屬氣有命焉之命因其貧賤富貴之分限言之則便屬理命也之命在前有命焉之命在後然方其清濁厚薄便自有貧賤富貴然纔有貧富賤貴便自有上下品節所以總謂之命但其上一截清濁厚薄全屬氣到貧富貴賤各有品節則屬理此兩命字所以同所以異者如此

仁義五者非命也到得所值不同則命也故程子朱子當初於此五者之命見其說不去卻把命也推上

卷二

仁山文集

六

退補齋藏板

去說清濁厚薄所值不同以補其語意此說盡之矣五者之命程子清濁厚薄之說盡之夫清濁厚薄氣也而清濁發於所知厚薄發於所值自其清者言之則仁之於父子也自至義之於君臣也自盡禮之於賓主也自節智自能辨賢否焉聖人自能脗合乎天道自其濁者言之則于父子而仁有所窒于君臣而義有未充于賓主而禮有未合于賢否而智有所昏于天道固不能如聖人之自然脗合此命之有清濁也自其厚者言之則爲父而得其子之孝爲子而得



其父之慈爲君而得其臣之忠爲臣而遇其君之敬  
賓主之相得賢否之會避聖人而得位得名得祿得  
壽自其薄者言之則子孝而有瞽瞍之父父慈而有  
朱均之子君賢而有管蔡之臣臣忠而有龍逢比干  
之戮爲主而晉侯見弱于齊爲賓而魯君不禮于楚  
以言乎智則晏嬰而不知仲尼以言乎聖與天道而  
孔子不得其位此命之厚薄也氣化流行紛綸錯揉  
化生人物隨處不同或清或濁或厚或薄四者相經  
相緯相揉相雜而發于心驗于身遇于事各有不同  
者清者生知安行而濁者則反是厚者氣數遇合而  
薄者則不同此所以謂之命也程子發此四字或問  
兼存兩說嘗以是質之何先生矣先生曰然故筆之  
目之於色也以下五句是氣質自然之欲故斷之曰  
性也此是順結仁之於父子也以下五句是人心自  
然之理乃結之曰命也此卻反結何耶曰目之於色  
五事是就人身言仁之於父子五事是就人事言有  
此形氣便有此五者故曰性就人事言則所處所遇  
自是有不同故曰命然人以前五者在人身爲性而

求必得之故孟子指出天分謂各有限制之不同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人以後五者在人事爲命而不求盡故孟子指出源頭謂本有義理之不異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謂之君子不謂性則知一謂之性者世人之言也謂之君子不謂命則知一謂之命者亦世人言也故朱子有世人之說履祥又聞之王先生曰孟子後斷命也一句是歇後語

四岳舉鯀治水帝用之戒曰欽哉

履祥按當是時舜禹未興在廷諸臣固皆舊德其才

卷二

仁山文集

八

退補齋藏板

無出鯀右者人皆知鯀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其違眾易於敗事爾帝將戒其所短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所由成也以鯀之才加之敬謹何患無成惟其忽不務此是以輕視愎言訖潰於成然則帝固將全鯀之才而鯀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有才自負而忽不加謹祇以取敗者皆是也寧獨鯀哉

命鯀子禹治水立圭告其成功

按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

心焉抑繇旣以方命圯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暨益暨稷思日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於邦以爲忠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非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間畫井田爲溝洫定經制酌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於八年之間定千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不可及也

又按經稱湮洪水傳稱繇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堙卑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然則繇之治水也湮之禹之治水也導之其成敗之效以此後之治水者可以鑒矣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敘爲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魯齋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囿於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

於事者有得有失則驗於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於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庶證於八施於政者有善有惡則感於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

卷二

仁山文集

十

退補齋藏板

也係五紀於四庶證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證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證相爲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燦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衡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斡運於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

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爲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物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旣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圖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入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爲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

卷二

仁山文集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繫至不輕也其中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庶證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卽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敘也至於五事敬又哲謀聖而驗諸庶證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

次數之勾連錯綜以至於九勾連錯綜者地道之所  
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敘疇於此未始數  
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  
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  
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抑天地自然之數周  
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太康尸位黎民咸貳

履祥按自五帝以來聖賢相承至啟亦賢太康逸豫  
生民所未見也故疑而貳焉恃祖宗德澤之厚而不

卷二

仁山文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知自反者亦可省矣。又曰三代所以盛以其聖王  
代作道化禮制有以漸磨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  
雖有太康不善繼之君然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與後  
世不同故三代之亂猶日之有陰雲雨霾而不害其  
爲晝後世之治猶夜之有月星火燧而不救其爲夜  
此古今之分也

王隨先王滅寒氏能帥禹興夏道

帝杼少  
康子

履祥按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  
爲中興之王后杼遭家未競與先王共歷艱險方其

用師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毅之氣蓋可想見及其  
卽位又能帥禹而行卒爲夏家有德之宗夫以禹之  
明德懋功典則備具使得中主循而守之可以坐享  
安靖況以英氣之資帥循其道禹何遠之有

伊尹旣復政將告歸乃陳戒於王

咸有一德

履祥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前儒謂自危微  
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之然此四  
語者卽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二語耳而功夫加詳焉  
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卽繼之后眾守邦四海困

卷二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卽終之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之戒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  
天下國家毋迺與聖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矣  
又以成書之體觀之自臯陶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  
爲明整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爲存亡之  
分常卽一也以桀之亡證之不常其德者也以商之  
興證之咸有一德者也一興一亡旣明則又以一興  
二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遂勉太甲以一德之  
功夫焉旣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惟和惟

一總之協於克一則一德所以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然一德無終始之間亦不可有大小之間故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枝葉相對其爲書未有明整於此者伊尹以元聖之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不一書焉自伊訓太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西伯演易於羨里

仁山文集

古

退補齋藏板

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右回環是謂圓圖八疊橫圖是謂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於東也坎西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



震東北陰盛於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於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震四一陽之復爲冬至離三兌二之交爲卯中則有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六陽爲乾一之乾而姤生自巽五一陰之姤爲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爲酉中則有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爲坤八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序也方圖坤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恒益既濟未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圓者象天大而天地古今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乎是方者象地而凡天地人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是矣伏羲之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卽六十四大字也字書不過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而又加縱橫差互對待相爲意義邵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

者是也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屬而世不傳學者多謂邵氏互體既濟卦諸圖卽連山之遺法也後世納甲歸魂之法卽歸藏之遺法也然其辭不可復考或有吉凶而無教戒與文王蒙難羨里樂天憂世以己及物憂慮夫後世無以處於吉凶悔吝之途也於是乎演而爲易其演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法象自然一定之體而未盡著其用伏羲之卦雖加互成文自然之旨而未措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隱於是移先天之體爲後天入用之位翻六十

卷二

仁山文集

六

退補齋藏板

四卦變易之象而係吉凶利否之辭焉其位探河圖生成之位爲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圖乾居西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爲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北水生木則天三震居東木生火則地二之離居南火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間火金之間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金居西至於北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故河圖天五地十居中而隅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隅實蓋土分王四方也土旣分王則乾坤艮巽皆土位

也乾者土之牡爲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金本相尅坤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山土之積巽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水以生木艮者木之根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必有所入而後木氣發而爲火焉故巽居東南土地之造莫大於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物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萬物巽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皆齊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本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地運乎四時胎育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母居不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之矣然乾坤固大地也易於乾坤譬諸言仁有專言者焉有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子而該六十四卦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爲入用之位耳凡圖意所該有言蓋淺至於卦則兩翻對以

見對待消長上下升降之變其體則雜卦言之而邵  
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本主於翻對而  
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其一意也而凡易圖  
加疊對並之義亦發例於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體  
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卦變  
或取之成卦之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  
後世於是爲至或曰卦體奇耦奇七而偶八象辭者  
卦體七八之常也象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  
辭彖而不象則是撰著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不遇

卷一

仁山文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九六乎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王之爲民立占者  
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所以周公繼之附以爻辭  
以盡九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然方六十四卦始有  
彖辭筮者而遇九六則亦兼占變卦之彖而已且以  
一卦爲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爲姤雖未有弗用之辭  
而姤之勿用可知也乾之二變則爲同人雖無在田  
之象而同人於野之意可知也乾之三變則爲履雖  
未有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尾不咥可卜也至  
於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喻五變

而大有則元亨之辭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亢之爲言而可知矣雖然終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又安知文王時不已有象辭而周公特修補之耶故河洛第九篇曰周文增道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揚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之說參同契亦謂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也道之晦明蓋關世運伏羲先天自孔子說卦以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關子明

卷二

仁山文集

尤

退補齋藏板

可槩見矣至於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於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理朱子兼之而主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故曰畫前元有易程子玩辭求意以爲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義云爾故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上溯四聖之心謂易爲卜筮而作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來尙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謂大

備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  
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斯未啟以俟  
後人蓋語占也今撮其大要著于篇以俟學者共考  
焉

魯侯弟潰弑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

昭王  
壬寅

十四  
年

履祥按弑君爭國之禍實自此始而昭王不能討失  
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  
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卷二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自衛巫監謗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

與畔襲王王出奔於欒

周厲王己未  
三十七年

履祥按周自夷王不振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  
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夷公  
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有  
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於欒  
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  
不墜卒立宣王相之燦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可振也  
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爲墟訖不復振悲夫

周衰自宣王始

履祥按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董生謂其周道燦然復興然考之諸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

音嫡按魯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王王愛戲立爲太子不籍

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非其罪大畧可見其後幽繼之不踰十年而君弑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興廢補弊况宣王末政至於如此哉傳謂夷厲宣幽而貪天禍不爲無謂矣○又按宣王又以畿內地封鄭而地分力弱歷

卷二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幽平桓三世交質交惡而射王中肩焉衰自此始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許穆侯卒于師楚屈完

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履祥按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滅至於邢衛矣南有荆楚之難北伐至於鄭矣所謂南夷與北狄交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北卻狄而南帖荆其有功於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卻狄也緩而帖荆也僅聶北之次待邢人之奔楚邱之城在二年之後此桓公之

緩也若夫楚之爲中國患又有什伯於狄者吞噬羣蠻蓋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鄭諸夏之襟喉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焉者然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桓公之言私而不及德菁茅微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敢及其僭王猾夏之罪以爲討其僭猾則楚未易卒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致戰之眾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始保不戰之勝齊桓兵車之會莫盛於召陵而僅僅乃爾曾西所謂功烈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是真可謂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矣

王使宰孔致胙于齊桓公下拜登受

履祥按桓公聞管子之言而後下拜則桓公初心至是滿矣此宰孔早已窺之而料其終亂也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履祥按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於王豈以受子帶之奔爲此姑息耶桓公



身不能容于糾而爲王容叔帶圍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伯  
昇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履祥按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圖霸猶有此後世併此無之矣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謂詩

卷二

仁山文集

三

長浦齋藏板

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爲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霸佐之心矣夫有恩則有怨救宋圍報施也至於分曹困衛報怨亦已甚矣稱舍于墓一譎分曹昇宋一譎私許復曹衛一譎執宛春又一譎退旆曳柴又一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於此一役亟見之在軍則殺顛頤祁瞞師入則殺舟之僑此軍法所以伸戰所以勝國人所以畏文公霸業於是乎備見矣又按晉文霸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主夏盟齊桓霸止其身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之家事治也

孔子如蔡

履祥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道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而入危歟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強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哉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於天下夫子固將

卷二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如楚也當在衛也特以衛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之家當在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爲主而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故爲二國畱行至其如蔡蓋爲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孔子去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將之楚矣聖人毋固毋必故爲二國畱行爾然而適楚又卒爲子西所阻愚以爲此皆非聖人意也

九鼎震

威烈王二十有三年

履祥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是

天下之大異也司馬公通鑑始於是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爲要也左氏終於趙韓魏之亡智伯而通鑑始於魏趙韓之爲諸侯又推其始以及於韓趙魏之滅智伯又推其始以及智伯之立後舉數十年之事悉下附於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於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接於左氏者敘紀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爲歷代史法之創始於續經爲有嫌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名例於春秋爲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文廟祭議

卷二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爲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皙伯魚並在下列爲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邊豆簠簋奠先聖而東西於室以顏路曾皙而下七十子左右裕食如昭穆之儀焉斯爲得之其餘從祀者

雖東西夾室可也

爲師弔服加麻議

謹按爲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也古則不可以世俗之服爲服布襪之服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者皆用之生絹鈎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用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全其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弔服也其制今亡矣自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存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未仕者古之庶人也故宜用古庶人之服以深衣爲弔

卷二

仁山文集

五

退補齋藏板

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總麻深衣而布緣矣今之深衣紵而非麻如之何曰凡布皆麻也古以三十升麻爲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爲深衣之布故孔子以麻冕可從純而深衣之麻今無之自司馬公朱子皆云用極細布爲之則今深衣之布以苧代麻久矣其緣則禮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旣除服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者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爲若喪父無父服之服是純以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今失其制以帛代之可也帛則何以加經曰士

冠其吉玄冠也色玄五梁左掩右其非吉則素冠也  
色白三梁而右掩左今用素冠加絰于內而生緇單  
帛加于外可也加絰于冠古也而外用帛則又俗如  
之何曰用古之禮而不駭今之俗亦以代幅巾云爾  
加麻之絰總服之絰也總服之絰絰之小者也今用  
總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總服之帶亦  
布之細者也今用細苧可也然則用深衣則何履曰  
古有弔服而無弔屨深衣方屨古也然古之方屨非  
獨爲深衣也凡屨皆方也今之屨凡屨皆員也今之  
君子其服深衣屨從其俗者多矣方屨可也從俗屨  
亦可也履祥謹議

卷二

七山文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是時咸淳戊辰十有二月十有九日子何子卒魯  
齋先生曰北山先生當世之巨人也四方之觀瞻  
係焉今制門人之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布  
襪今之總服涼衫前輩之燕服是皆不可子其思  
之且聞諸伯誠時履祥匆匆奔赴皆不暇帶書以  
往于是就子何子之齋假禮書焉一時哀戚不暇  
詳考亦不敢久出何子之遺書亟納之而往伯誠

子之家問焉伯誠子相見慟哭而其說則不以爲然曰北山之生不爲詭俗之事死而吾輩之服殊詭于俗非北山之意也爲吾輩者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帛如常庶可表此心而亦不甚駭於俗且今爲古服魯齋服之可也今朋友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則反玷北山矣某念無以復命于魯齋先生故一時草此議以反命無可考訂亦不暇考也旣而汪功父

卷二

仁山文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以書來謂魯齋先生定議玄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經某謂玄冠不以弔雖加絹武而乃無首經不若素冠而加經布帶則不必經可也而魯齋先生約日成服不受是說旣成服某請問焉曰素委貌者委貌之注以爲委武也則是素武也土弔服疑衰卽深衣也疑衰者擬于衰也總麻之布十有四升而深衣之布十五升是十四升爲總麻而深衣之布擬之也深衣素純則爲長衣麻純則爲麻衣詩所謂麻衣如雪者也二者皆非深衣也故

今不從其純某蓋已有考伯誠不俱來成服是恥  
與吾人黨乎履祥曰伯誠非恥與先生爲黨恥與  
履祥一輩朋友爲黨耳且伯誠之說存之以爲朋  
友之糾彈可也

卷二

仁山文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08054

文之陳賤可也

與吾人黨乎履祥曰伯誠非恥與先生爲黨恥與  
履祥一輩朋友爲黨耳且伯誠之說存之以爲朋  
友之糾彈可也

